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五十三回 悟境難開深宵詳夢 迷津永墜天竺進香

前集說到胡寶玉四〇歲大慶生辰，慶餘堂前頗極一時之盛。乃當夜酒闌席散，驀地做了一個惡夢，在下限於篇幅，遂將九尾狐五集結束，仿那《水滸傳》、《西廂記》的樣子，作為全書告終，取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意。然《水滸傳》、《西廂記》兩部書，後人尚有續本，雖有識者視為惡札，前後出兩人手筆，作法天淵，未免貽狗尾續貂之譏，但愛窺全豹諸君又莫不購備一部，以成全璧。即近今所出之《九尾龜》本以五集為止，後因辭意未盡，復續數集，暢所欲言，一飽閱書諸公之眼簾，未聞以冗長厭之。

《九尾龜》如是，則在下這部《九尾狐》既仿其體例而作，亦何妨加增數集，與彼並駕齊驅。雖在下自問才疏，恐難比擬，不免惹通人所竊笑，然見賢思齊，勉力從事，應當為閱者所共諒。即《九尾狐》的事實專指一胡寶玉而言，遠不及《九尾龜》之多；且寶玉歷史，前輩皆知其大略，在下斷不能純構虛詞，必稍有一二實跡，方可以飾色繪聲，旁敲側擊，續出那後半截之《九尾狐》。在下既是這等說，則何必自尋苦吃，定要再做下去呢？因上集僅以一夢了之，約略述其將來結果，非寶玉真有是夢也，不過借此收場耳。但在下究未纖悉詳言，閱者憾焉，故不辭謙陋，遑計毀譽，爰再磨墨伸紙，搜索枯腸，執著一枝禿筆，將胡寶玉後半節的事情慢慢的添枝帶葉，畫角描頭，續寫下去。倘諸公不厭絮煩，試聽在下道來。正所謂：

莫嫌帶水拖泥筆，不盡烘雲托月談。

話說胡寶玉睡夢之中，跟著那個老尼姑走入庵門，老尼姑忽然回轉身來，舉起手中那根拐杖，照准寶玉頂樑上打了一下，口中且大喝道：「寶玉！你到了此時，還不醒悟麼？」寶玉未及提防，被這老尼姑當頭棒喝，大吃一驚，只喊得一聲「阿呀」，方才夢醒，心頭尚是突突亂跳，身上冷汗直淋，急忙披衣坐起，揭開帳子一看，見妝臺上殘燈如豆，紗窗前曙色未開，報時鐘將敲五下，四邊寂靜無聲，只得依舊睡下。那知做了這場惡夢，心中口分膽怯，再也睡不穩了。回想夢中景象，歷歷如繪：怎樣的樓頭起火，怎樣的逃避出門，怎樣的跟隨後生，怎樣的身入波濤，怎樣的遇見老尼。且老尼所講的話，句句記得清楚，分明對我說「孽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、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的意思。但前半段卻有些兒解釋不出，怎麼逃出門來，遇著那個年輕後生，自稱為揚州人，叫我跟他去呢？這是什麼一段緣故？或者我的收成結果，全在此人身上，也未可知。然既跟了他，為何他又不見，仍剩我一個人，落到水裡去呢？難道我這般年紀，還要再做這個生意嗎？

此時寶玉胡思亂想，滿腹大大的狐疑。既而自己寬慰自己，忽又轉了一念，暗暗自笑道：「啐！我真真想得癡了。常言道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我這兩天慶壽，應酬眾客，忙碌異常，累得身子疲乏，心神不寧，故此亂夢顛倒，幻出這般景象，那裡好作得准？況我聽得人家說，做夢是反的，惡夢偏是好夢，好夢倒是惡夢，譬如夢見火著，實是發財的吉兆，我現在慶餘堂生涯鼎盛，烘烘烈烈，豈不像火著一般？即夢裡見水，也是財源通達之象。後遇老尼打我一下，叫我醒悟，大約要我燒香完願，種福修齋，方許後日發財之意。若照我起先所猜，雖然有些相像，卻覺著這個夢詳得未免淺顯了。」寶玉如此一想，心也定了，汗也收了，膽也不怯了，待到天光明亮，依然穩睡如泥。其實寶玉這個夢，先前猜得一些不錯，所謂平旦之氣，一息尚存，故爾靈明未昧，詳解無訛。及至轉了一念，又涉歧途，翻將至淺至顯、易醒易悟之夢變作極深極晦、大大吉利之兆，詎非捨近而圖遠嗎？總之，寶玉被七情牽擾，六欲昏沉，宜其醒而重醉，悟而復迷，一誤再誤，弄到山窮水盡，方知前夢非誣，恐終懊悔嫌遲了。夢公有詩歎之曰：

熏心利欲味前因，蝶化翻疑不是真。

縱有慈航來解脫，終難指點出迷津。

是詩道他後來結果，茲且慢表。

但說寶玉睡到午牌時候，卻被阿金喚醒，寶玉披衣起身，洗過了臉，便把昨夜所做的夢細細告訴了阿金一遍，叫他詳解。阿金聽了，口中只是唯唯，心裡卻在那裡猜度，明知此夢不吉，但未便直說，致啟寶玉疑慮，故也說夢是反的，火著是發財的預兆。這句話正合寶玉方才的念頭，遂不把這夢放在心上了。

其時阿珠也走進房來，問寶玉可要用飯？適見他們唧唧噥噥，對面談話，便問道：「唔篤勒浪講啥格閒話，阿可以讓我聽聽介？」阿金先答道：「倪勸裡瞎講張，啥板要打聽問信格佬？」阿珠道：「格是我格脾氣，歡喜問問格，就是有啥私弊夾帳，我問問也勿番淘得來，說啥別樣哉。」阿金道：「說倪有私弊夾帳，格是連大先生才有份格哉。大先生，還拿俚敲兩記勒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唔篤兩家頭碰仔頭，賽過雞搭百腳，獨講拌嘴搭舌。阿金，告訴仔俚罷，省得俚疑心惑癢哉。」阿金道：「大先生勿打，倒叫我告訴，真真便宜（讀熟）煞格。我對說仔罷，老老實實倪勸裡講哉。」阿珠搖頭道：「我勿相信，大先生決勿會格，我亦幹啥差事體，講我啥末事介？」阿金道：「倪講近來大勿好，登勒外勢去軋餅頭、租小房子，到底阿有介事佬？」阿珠一聽，登時面漲通紅，發起急來，伸手要打阿金，卻被寶玉阻住，埋怨阿金道：「嚙不好閒話格，摟摟末有哉。」阿金方拍手笑道：「大先生，看俚面孔緋紅，漲得像血攻豬頭，獼猴屁股實梗，實頭摟起格，勒浪大發極哉。格末阿珠拉長仔耳（讀議）朵，聽我講罷。」

阿珠道：「真真是格刁人種，說末說哉，還要摟勿清爽，賣啥格關子介？」阿金道：「動氣來哉，軋實倪兩個人勸裡說夢。」阿珠即插嘴道：「啥人做格夢介？」阿金道：「大先生做格哉，剛剛告訴我，叫我詳詳看，好格呢壞格，格落講仔一歇篤。」阿珠道：「喔唷，我末上（讀賺）煞仔老當，認道仔唔篤勒浪講啥格正經，原來青天白日，一對癡子勒浪說夢話，俗語攀談叫癡人說夢，一點也勿差格。」阿金佯怒道：「我本來勿告訴，皆為硬要打聽勒說格，倒笑倪是癡子，嚙大嚙小，連搭大先生一淘說勒海，阿是耳光有點癢哉呢啥？」阿珠慌忙改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是我一時說差，摟忘記脫哉，認真，到底哪哼一個夢嘍？」阿金忽又笑道：「聽我講仔，也要做癡子格。」阿珠道：「對說摟哉呀，我聽說仔，要去喊俚篤搬飯上來哉。」阿金點了一點頭，方將寶玉所說的夢，怎長怎短，從頭至尾代述一番。

阿珠一頭聽，一頭想，心思卻與阿金相同，但也不論好，也不論壞，單說道：「大先生格夢，淺末像煞野淺，其實好壞倒定勿出篤。不過據我格意思，照後半段格樣式，倪去管理好壞，且得去燒燒香，許許願，自然逢凶化吉，好格末愈加好，壞格末也勿要緊哉。唔篤想想阿差佬？」寶玉深以為然，便道：「說得一點勿差，橫勢奴心裡向一逕羨慕煞杭州，想到格搭去白相相，准其出仔月，倪去燒香未哉。」阿珠道：「罪過罪過，杭州是活菩薩，倪應該誠誠信信去燒香格，哪哼大先生先說去白相相？」寶玉被阿珠一說，也自知失言，連說：「罪過罪過，奴是無心，活菩薩決勿作奴准格。」

看官們要知這許多說話，不過描摹世上的愚婦人把迷信兩字橫梗在胸，以為燒了香，許了願，菩薩暗中必然保佑，憑你怎樣作惡多端，也可將一切災殃化作灰塵了，你想可笑不可笑？

話休瑣碎。仍說寶玉與阿金、阿珠等講了一回話，覺得腹中饑餓，方喚阿珠去取飯。少頃用畢，已有兩下多鐘了。忽聞樓下叫人鐘鳴，知有客到，即命阿金出外觀看，見那客到玉蓮房內去的，阿金回覆了寶玉。寶玉吃過了一杯茶，正欲起身過去招呼，突見玉蓮同著那客攜手進房。寶玉連忙叫了一聲「賀老」。原來那客姓賀，號爾靄，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，是個飽學秀才，風流騷客，可稱得花柳場中的慣家，久與寶玉相知。而前書何以並未提及？為因沒有他的正文之故。現下雖做玉蓮，其實卻同寶玉結識，所以時常到寶玉房中敘話。此刻兩下見面，自然分外親熱。其間許多慇懃俗套，不必細敘。

單表寶玉請爾靄在廂房中煙榻上坐下，方欲啟口，爾靄先問道：「前兩天慶壽事忙，可辛苦嗎？」寶玉答道：「辛苦倒還好，不過昨夜頭困仔下去，有點亂夢顛倒落勿局。」爾靄道：「這就是辛苦的緣故，以致心神不寧，生出顛倒顛倒的亂夢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夢頭裡害奴嚇煞快，奴起來告訴撥阿金、阿珠篤聽，阿金替奴批解仔半日，阿珠又勸奴到杭州去燒香，求活菩薩保佑保佑，帶道消消罪過，解解疑惑。賀老想阿好格？」爾靄道：「好卻很好，只是春天的夢不作準的，疑他則甚？至於你去燒香，順便逛逛

名勝的所在，倒是一件極有趣的事呢。」寶玉道：「賀老倒說，奴格夢亦是希奇，亦是清爽，只怕有一點點小道理格。」爾靄道：「你且講給我聽聽看。」寶玉備細詳陳。爾靄又道：「照面子上看去，果然有些兒欠佳，但我生平最不信的是夢，我勸你不必掛心了。」寶玉點點頭稱是，既而復道：「賀老阿肯陪奴一淘到杭州去佬？」爾靄道：「可以可以，我本則要回去掃墓，與你同走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是頂好哉，有仔熟事人一淘去，就不怕杭州人欺生格哉。不過奴要出月□幾里走得來。」爾靄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。出月中旬，是香信最盛的時候，即上墳也不算得太遲。我准其等你揀定日子可好？」

兩人對談之際，瞥見樓下一個相幫手裡拿著一張請客條子，進房呈與爾靄，爾靄閱畢，便吩咐道：「你去回覆他，說我即刻就來了。」相幫答應自去。寶玉問道：「啥場化請去介？」爾靄道：「是我一個知己朋友，姓袁的，今夜在林黛玉家擺酒請客，此刻邀我去碰和，所以應允他就去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故歇格格林黛玉，只好算奴格灰孫子哉，面孔不過實梗，偷用仔奴格辰光格老牌子，真真連奴有點倒糞氣格。」爾靄道：「目今時世，漫說做你們這種生意的，就是開一月字號店舖，也有許多影戲人家的牌子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像煞俚來得勿長遠勒？」爾靄道：「他新從天津回來，我看他舉止排場，件件都學著你，實是羨慕你這位前輩老先生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俚眼門前格生意，哪哼格好法介？」爾靄道：「雖不及這裡，卻比別家好得多，可見他學了你的本領，斷沒有不好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賀老，勿惡說哉，學仔奴啥格好嘍？」寶玉話還未畢，阿金忽插嘴道：「大先生，阿記得前頭倪到北京去，倪勒輪船浪碰著俚格辰光，看俚整腳得野篤，阿殼張故歇回仔上海，就實梗時髦起來哉，也是俚格運氣，啥真真學得好格佬？」寶玉點首稱善，不禁自己回想當年，歎了一口氣。爾靄深知其意，便不再說，且見鐘上已敲四下，急欲抽身而去，寶玉問道：「晏（讀儺）歇點阿要來格勒介？」爾靄道：「我今夜怎能再來？到了那邊，至早鬧到□二句鐘方好脫身走呢。」旁途玉蓮接嘴道：「賀老，局總要叫奴格。」爾靄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消你囑咐的。」說罷，忙向玉蓮取了馬褂披上，興匆匆的去了，不表。少頃爾靄果遣人來叫局，玉蓮即應命前往，因另有□餘處堂差，直至將近一下鐘方得歸來。寶玉尚未安寢，單問林黛玉家席上情形。玉蓮道：「黛玉格格搭客人倒勿少，一共有□幾個篤。剛剛駕老暗底下告訴我，今夜請酒，面子浪末是姓袁格，軋實是開絲棧小老闆姓黃格做出錢施主，皆為第一轉到黛玉格格搭佬。」寶玉又問道：「黛玉今朝哪哼格打扮介？」玉蓮道：「俚身浪打扮得花花綠綠，倒蠻好看格，不過格只面孔，奴細細教認俚一認，格末教嚙心得來，兩片面頰骨浪，搭仔幾化胭脂，紅得嚙淘成，賽過佛門前紙馬實梗，兩條蠻闊格眉（讀迷）毛，倒說是假格，用墨畫出來格呀，一根毛毛才嚙不，勿知吃仔啥格好末事勒脫落格。」這幾句話，引得寶玉等一齊笑將起來。

旁有一跟玉蓮的大姐說道：「我聽見別人講起歇，前頭黛玉到過歇廣東，爛污得野篤，生仔一身廣瘡，弄得面孔浪結仔一個疤，眉毛半根才勿剩，愈加難看煞哉，格落俚想出一個主意，故歇拿只面孔搭得緋紅，眉毛畫得墨黑，原不過要遮遮自家格醜態，並勿是歡喜格種打扮。我看俚格生意經，才是闊浪底來格。」寶玉道：「格套爛污貨，倒想要學奴，奴勿是自家海外，倪格辰光哪哼到廣東，哪哼回上海，汗毛才勿碰脫一根，說啥面孔破相哉，教奴也像俚實梗，還有啥威光立勒人門前格勒，倒勿如買塊豆腐撞殺仔，少現現世罷。」寶玉這一套言語並非與黛玉另有仇隙，故意糟蹋，實則要賣弄自己往日作為，有老不伏老之念。

按此段雖無關緊要，彷彿節外生枝，然林黛玉等得享金剛之盛名，無不取法乎寶玉，亦以奢華馳譽春申，驕侈放蕩，習以為常，交通戲子，結識輿夫，肆無忌憚，恬不為怪，甚至草地春尋，深林野合。海上淫風因之日盛，幾不知廉恥為何物。在下故歸咎於作俑之人，而以胡寶玉為九尾狐，金剛以下，相率效尤，雖肆淫不減於寶玉，而隨波逐流，實非創始，只可等諸狐子狐孫。今書中連類及之，愈見九尾狐之淫毒，不惟害在一處，而且流及數世也；更而惟害在一處，抑且流及他方也，可不懼哉？在下縱無春秋之筆，首罪宜懲，卻存醒世之腸，人心亟正，閱者祈勿目為迂談，是所深幸。曉曉既畢，仍講寶玉將黛玉說笑了一回，時已不早，玉蓮等均各歸房。寶玉亦上牀安寢，不須細敘。這幾天，並無要事。

轉瞬之間，早見玉樓人醒，杏蕊香消，金穀春深，桃花豔吐，已交三月初旬。寶玉看過通書，便擇定望日出行。預先關會了爾靄，爾靄自然應允。倏忽過了初□，吩咐相幫往船行中僱定了一隻雙夾弄的蒲鞋頭船，並不用小輪拖帶，以便途中隨處玩景，這是爾靄的意思。到了□五那天，兩邊行李發下舟船。寶玉用過午餐，喚玉蓮、芸臺、月仙過來，叮囑了幾句話，方帶著阿金、阿珠、杜阿二等三人，出門上車而去。好得家中諸事，現在有玉蓮等照管，盡可放心托膽，不必自己牽掛的了。不一時，車至觀音閣碼頭，即喚水手搭了扶手，寶玉等一齊上船。見爾靄先到，坐在中艙裡面，彼此招呼，略談幾句，遂即吩咐開船。管船的燒了神福，放了一串鞭炮，進來討了賞封，一班水手們方始解纜撐篙，篩籬開船，船上扯著天竺進香的旗號，一逕向杭州而去。正是：

回首應憐蘇小墓，談心忽遇比邱尼。

要知進香時情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